

六盘山

编者寄语

中国学术传统提倡“文史哲不分离”，文史哲融为一体、化而为一的境界，是理解中华文明独特的心灵结构、情感空间、思维特征的一个关键。

优秀的作品，将艺术之审美、文学之情意、史学之时空、哲学之思紧密相结合，在相互交融中对人们的精神情感世界进行整体性的体验感悟，六盘山文艺副刊力求向这个美好的境界不懈努力。

编辑大量选稿，精心改稿，坚守版面质量，积极邀约本土作家撰写原创、首发好稿，以正能量加强副刊版面引导力度，提升报纸文艺质量与文化品质。

《油画“礼赞黄河”创作谈》，深刻挖掘黄河对艺术创作研究的重要意义。绘画是艺术家对人生、生活、自然与艺术的态度，将内心的情感具象化，通过作品呈现出来。艺术创作具备个人独特的风格和语言，创作者追求的不仅是画面能够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更是能够与观者产生情感心灵上的共鸣。

《生命的辨识度》，提出做有美的辨识度的人是每一个个体的奋斗目标。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能辨识他者，而且还要能辨识自我，更重要的是要能辨识义理。义理是关于人事物的意义和道理，是合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通俗来说，辨识义理就是要能辨识好恶美丑、真假智愚、公平偏私、正义邪恶，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

《柳树礼赞》，歌颂柳树不怕狂风暴雨，不畏电闪雷鸣，刚强不屈，从容淡定的傲然之气。杨柳既没有白杨那高大挺拔的身姿，也没有松柏的伟岸雄浑，像出生贫苦家庭的孩子，吃苦耐劳，在生活上没有过多的要求，无限地伸展着生命的触角，遍布于乡村、城市，扎根于荒原、大漠，精神可嘉。

《出海》，表达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与巨浪同存的勇气。《春望》，描绘故乡桃花，灼灼其华，浪漫的信使，丰饶塞上。作家们以诗歌赞美劳动者，展现同心奔小康、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

小宝茶话

油画《礼赞黄河》创作谈

□ 马飞龙

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被视为中华民族和民族精神的象征，黄河滋养着千千万万的黄河儿女。黄河儿女们在黄河的滋养下生生不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黄河的文明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真正具有时代性的艺术作品，要体现出创作者对这个时代的真切感受与深入思考。

我从2018年开始挖掘创作以黄河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创作了《丰年图》《吉日》《黄河人家》系列作品，这类作品以黄河“几字弯”沿线农村生活场景为主要表现形式，风格已趋成熟。其中《丰年图》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收藏，《丰年图之三》被深圳大芬美术馆收藏，作品《黄河人家》入选《天下黄河——中国百名油画家主题作品展》，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先生担任总策划，历时6年，在9个省(市)巡展4年，《黄河人家》在展出期间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也是我个人创作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礼赞黄河》查阅大量资料，翻阅绘画书籍，请教书画名家，凝聚大量心血，整个创作历时13个月，最终以饱满的完整的振奋人心的效果呈现给观者。

《礼赞黄河》是继《丰年图》之后的又一次以“黄河大丰收”为主题的大尺幅创作，作品高230cm，宽190cm。场面壮观宏伟，运用表现性的创作手法，有意减弱具象写实的造型要求，更注重神似的发挥。整幅作品以红、黄、黑、白为主色调。黄色为背景色，是炙热的阳光下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人物造型质朴凝练，高度概括，形象更符合西北地区人的精神面貌。造型上略微夸张变形，人物饱满结实，体格健硕，宛如磐石，既有地方特色又贴近现实。人物服饰以大

红、黑、土黄、蓝色为主，农忙时常佩戴着金黄色草帽和毡帽。服饰的演变与西北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有紧密联系。装满粮食的白色麻袋，在画面中既有透气的作用，又体现了丰硕的收成。整幅作品色彩运用大胆而丰富，鲜明而深沉，笔触细腻，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画面中的人物表情、神态、动作各不相同，但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打磨，每一个人物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姿态达到了统一和谐，从而产生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作品从多个维度来阐释主题。画面的背景是5孔窑洞，窑洞是中国北部黄土高原上居民的古老居住形式，是黄土高原的产物，它沉积了古老的黄土地深层文化。窑洞上红色的五角星耀夺目，是中华红色文化元素的典型代表。

以乡土为主题的创作往往具备真实、质朴、温厚、沉重、凝聚的画面气质。黑红色的皮肤是日积月累太阳暴晒形成的，是黄土高原特有的印记，与金黄色的背景形成强烈的对比。人物憨厚淳朴，直爽豪放，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红色脱粒机轰轰作响，金色的玉米粒像黄河的水一样喷涌而出，人群中手拿大宽铁锨把玉米添进脱粒机里的，有拿扫帚把飞溅到周遭的玉米粒扫回到玉米堆上的，有给装满玉米的袋子扎口结的，有剥玉米筛玉米粒的，有往车上搬运沉甸甸袋子的，有送饭送水的老人，有欢呼雀跃的孩子，还有系着红领巾的少年……丰收的喜悦在秋风中荡漾，硕果累累的景象如诗如画，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这是劳动者最美好的时刻。他们为丰收忙碌着，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常年与黄土打交道，与黄土融为一体，他们平凡又伟大，他们像高唱的花儿一样，响亮又充满活力。

黄河流域土地肥沃，华夏儿女勤勤恳恳，坚韧顽强，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长者，成熟稳重睿智从容的中年，勤劳节俭善良朴素的妇女，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少年，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童，他们既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是世代代祖祖辈辈黄河儿女的缩影。靠天吃饭早已成为历史，现代化农业技术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从原始的狩猎采集，到现代的农业科技；从被动地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到主动地种植各种粮食蔬菜。他们依赖自然，敬畏自然，在千百年的历史更迭中学会与自然和谐共生。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如同沉甸甸的果实，浸润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和信心。

画面正中心是一台大红色的收割机，上面有两个字格外醒目，一个是“丰”字，另一个是“2021”。“丰”代表着大丰收，粮食丰收就可以吃上饱饭。2021年是我们国家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伴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农机的投入为农民提供了更高效、便捷的丰收方式。红色的收割机是新时期我们掌握科技的力量创造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的见证。农业科技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产量，还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强度，让农民们更好地享受到了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画面里金色的种子从红色的脱粒机中喷涌而出，像金子一样熠熠生辉，一粒粒种子饱满而结实，粮食堆砌成一个个金灿灿的小山，玉米象征着中国农村的丰富资源，而这个堆积如山的画面，则代表了农民的辛勤付出。秋收时节，丰收的喜悦传遍黄河两岸。农民们的辛勤劳作，现代农机的投入，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大丰收的美好画卷。

画面共有75个人，寓意新中国成立75周年，这个数字的非同寻常意义，体现了中国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出现的75个人像你我，由年少懵懂的孩童成长为像父辈们一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像父辈们在坚实的岁月里撑起的伟岸天空；是我们在理解感悟生命的真谛后恰好与年少时光的重合，仿佛穿越了时空，与过去的自己相遇，感受到了岁月的温暖，每一个场景都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情感。

位于画面正中间的三角形在整幅作品的正中心，也是视觉重心，构图上极具稳定性，脱粒机中喷涌而出的种子也对应着正下方农民饭碗中满满盛放的粮食，一个细节其实是整个作品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点，将整幅作品的思想主题很好地表现出来。画面中出现的背篓、簸箕、石碾、扫把与现代化农业机器碰撞出新的火花，这是千年来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的演变，同时向全世界证明了脱贫攻坚全面胜利，曾困扰中国的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创作过程中三百多个日日夜夜与画面两两相望，总使我思绪万千，内心澎湃。从创作初期的小稿子到画布上的反复调整打磨，无数个夜里通宵达旦，整个创作过程虽漫长艰辛，但我的内心却丰盈而喜悦。我总有太多的话想倾诉，我感受到新时代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就是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回馈社会，回报人民。同时也更真切地看到日益成长不断进步的自己，希望通过作品传递的情感和主题激励人们追求真善美。

作者简介:马飞龙,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创作员。

且听风吟

出海

□ 高正平

黄昏临近
风从四面吹进渔港
高耸的桅杆上扯满篷布
渔夫们迫切地起锚扬帆

海面上响起歌声
海潮啜饮静谧

渔夫歇坐在甲板上
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心中依旧装满阳光

每个人心中有一片海
只是缺少出海的渴望
与巨浪同归
在幽寂的路上寻找生命的宽广

春分寻春(新韵)

□ 陈振中

蛰伏梦醒喜人心，
把笔吟诗赞暖君。
草长莺飞随处见，
满园花树满园春。

春望

□ 刘心宽

惊蛰时节春雷响亮
一场春雨 湿润着
干枯的草木

万物生灵
张开沉睡的眼睛
故乡桃花 灼灼其华
浪漫的信使
发出邀约

此刻塞上江南
沃野千里
壮美的河套平原
春色满园



蝶恋

陈佩秋

哲思

生命的辨识度

□ 刘建华

一声咳嗽有力地穿过暗夜的厚墙与犬吠的洪钟，让年少的我特别喜欢冬夜的宁静与温馨。每每此时，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咳嗽声就是父亲的辨识度，这种声音不是疾病的表征，而是令我心安的糖丸。

小时候，父亲有忙不完的活，白天黑夜、晴天雨天、春夏秋冬，无情地剥夺了我与父亲相处的时光。乡村山多地小，生活生产依靠肩挑背驮，人就显得出奇地忙碌。我翻看过大集体时出工事项，几乎没有哪种劳动不需要人力。烧土灰、修田割、造林、担牛粪、担塘泥、捣秧田、扯秧青、犁田、耘田、打农药打禾……看得我心痛无比。

包干到户后，由于我家孩子多，父亲依然忙碌不休，在一起享天伦之乐可谓奢侈。夏秋两季农事太过苦累，小孩也要承担超出力所能及的劳动，我虽然可以与父亲在一起，但毒阳炙烤下的艰辛劳作，没有丁点劳动美感，更谈不上天伦之乐了。唯有冬天农闲时光，才催生了我与父亲共处的强烈渴望。寒风漫过、山野萧瑟、村舍昏暗、禽畜归栏，间或细细冷雨一洒，把调皮的小子们赶回了家，我就愈发期待父亲的咳嗽声。父亲还是手艺人，冬天农闲时帮人家建房子，我们的学费就是他这一泥刀一粉铲挣来的。有时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全村几百年间最有学问的名士，当地知府曾赠他“虎观奇才”等匾匾，一时风头无两。可是我父亲的爷爷却没落成成长工，我爷爷三兄

弟还算争气，通过精湛的泥瓦技术改变了家境，徒弟徒孙遍布湘赣邻近三县，我家成了泥瓦匠世家。

泥瓦匠的重要标识是挎一个工具包，泥刀、吊尺、大小粉铲是标配，父亲的帆布工具包十分扎实，陪伴父亲整个人生，为我家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还保藏在老屋，看到它，就像看到父亲，它让父亲的辨识度扛住了岁月的侵蚀而日益清晰明亮。除了工具包，父亲的咳嗽声、洁净挺阔的衣服、背发型型，都提升他的辨识度，也让我在冬夜寒鸦声里，坚定地等待着那似露露、似清乐、似摇篮的咳嗽声。清晰记得父亲的仆仆风尘、慈爱目光，还有他专为我讲述的极为生动怪诞的故事，小妹在这特有的“摇篮曲”中入睡，我获得了天伦之乐满足。

说到摇篮曲，自然就想到母亲。我问13岁的儿子：“你觉得刚出生的婴儿是先辨识出自己还是别人，是先辨识出人还是事物？”他回答说是先辨识出别人，而且是先辨识出事物。我接着问他先辨识出什么事物，回答说是奶瓶。我表扬他说：“你这方面达到了黑格尔和萨特的水平。”不论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奴隶主与奴隶的辩证关系，还是萨特《存在与虚无》中的他者“凝视”下的个人自我形象的塑造，都强调“他者”对于主体“自我意识”形成的本体论意义。心理学认为，自我是个体对其存在状态的认知，包括生理状态、心理状态、人际关系及社会角色的认知。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

外的一切人、事、物。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指出，他者同上帝一样具有他异性，可以绝对且无限地存在于自我意识之外。正是因此，他者对自我的形成非常重要，在与他者的差异中，自我才有了真正的自我。

母亲给我的辨识度是她劳动的身影，拔秧苗、割稻子、拾草、筛米谷等是母亲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尤其是母亲上山把一捆捆的青草与竹子背回来，其辨识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峰。常人半天只能弄回1—2捆竹子，母亲变戏法似的可以弄回5—6捆。母亲的吃苦精神可见一斑，同时也彰显了她强健有力的体魄。40多年来，这就是母亲给我的最鲜明的辨识度，我也愿意让如今80多岁的母亲永远闪耀在这个辨识度中，它让我觉得母亲依然可以充满活力地护佑着这个家庭。

在母亲的护佑下，我茁壮成长为，从一个婴幼儿变成少年、青年，如今已是当门顶户的成年父亲。在这40多年的成长中，我不断地辨别认识他者，不断他辨别认识自我，不断地辨别认识义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辨识能力和被辨识能力的人。有辨识能力是强调自己的认识能力和识别能力，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中发现它们的一般特征和本质规律，明了他们的不同之处与功能作用，尽可能让合适的事物为自己所用，为自己的顺利成长和学业事业助力；能够从千百万人中去了解他们的性格、脾气与好恶，远小人亲近人，向德才兼备的前辈请教，向好学亲善的同事学习，向奋进明理的后辈靠近，使自己的人生路少一些坎坷多一些平坦。有被辨识能力是强调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辨识度。

辨识度是音乐中的常用概念，指音色本身的辨识度和歌曲处理方式辨识度，音色是天然辨识度，如同一个人的外貌一样，长得很美或很丑都有辨识度。美的方面，如貌比潘安中的潘安、宋玉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的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等；丑的方面，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等。当然，天生的外貌不是个体辨识度强弱的决定因素，主要在于内在的道德品格与才华能力，辨识度有一个美丑善恶的问题，人类历史长河中需要对社会发展有贡献的个体，他们无一例外具备内在美的辨识度。秦桧、希特勒等有很强的辨识度，那是恶的辨识度，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晏子、东方朔、左思、李贺、王羲之、苏东坡、文天祥等是靠内在的品格和才华形成强烈的辨识度，这是美的辨识度，为万世所颂扬。

做有美的辨识度的人是每一个个体的奋斗目标。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能辨识他者，而且还要能辨识自我，更重要的是要能辨识义理。义理是关于人事物的意义和道理，是合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通俗来说，辨识义理就是要能辨识好恶美丑、真假智愚、公平偏私、正义邪恶，从而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

作者简介:刘建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传媒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 nxrblps@126.com